



◀张运魁已经被馆陶警方刑事拘留，关押在馆陶看守所。
本报记者 刘彦朋 摄

今年3月中旬至3月底，河北馆陶和聊城冠县接连发生7起女青年遇刺案，专刺红衣女的传言在馆陶贴吧和两县坊间满天飞。警方调查发现，实际上案发时这7名女青年无一穿红衣。“红衣女”只是谣言制造和传播者为吸引眼球而联想出的关键词，却给警方带去前所未有的压力，也把民众引向了恐怖之中。

谣言为何选择了“红衣女”

本报记者 刘彦朋

没有人敢穿红衣服

9日下午，嫌犯张运魁落网已经过去60多个小时，“7名受害者案发时无一穿红衣，无一受害者死亡”的消息也已接连发布。但在冠县东古城镇，多数人还停留在“专伤红衣女”和“十多人遇刺，三人死亡的”谣言漩涡中。

“听说专捅伤红衣服女孩的坏蛋抓住了？”东古城镇交警中队附近一名女店主正在跟邻居议论。3月28日至4月2日，她的店一直在歇业，后来桥头和镇中心来了十多名民警，家人才放心让她开门营业。

住在七一大桥西头的

房先生说，3月28日后的几天，桥头24小时有民警设卡盘查，但过桥的人还是明显减少，特别是下午，三四个点钟就没人通过了。

馆陶县馆陶镇孙庄村的孙女士在城区西北角一家纺织厂上班，以前厂里管理得挺乱，晚上回家住、出去吃饭都没人管，前几起案发后，厂方就强制晚班工人住在厂里。下午4点以后，厂区关门，出去买东西都不行。“真没想到作案的竟是我们厂子附近村的。”孙女士心有余悸地说。

事件波及到了10多公里外的冠县城区，特别是一名遇刺的受害者住进冠县县医院后，“一到傍晚出租车就往县医院扎堆，因为我

们医院护士们不再敢骑车回家了，更没有人敢穿红衣服。”县医院的一名护士说。

电视讲话仍难抵谣言

网络贴吧前期预热，传统媒体跟进推波助澜，把馆陶这个小县城和该县警方推向了风口浪尖。“这是我从业以来，遇到的前所未有的压力。”馆陶公安局分管刑侦的副局长徐省军一遍又一遍地向来采访的媒体坦陈。

4月初，馆陶县委主要领导直接点将让徐省军过去面谈，开门见山一张嘴就问：“这案子能不能破？啥时能破？”让徐省

军压力倍增。

“近半个月的时间，凌晨12点前没睡过觉，每天晚上确定第二天的侦查方向，白天全天在外摸排、侦查。”徐省军说，每天向县委主要领导汇报，内容包括侦查范围缩小到多大，是否锁定具体目标，已锁定目标的嫌疑有多大，从40%一直到70%，直到最终锁定。

该局刑侦大队负责人说，谣言传得这么盛，对他们来说，除了能感受到压力，还有可能影响案子的侦查方向，最终影响破案。“我可以负责任地说，那段时间街上穿红衣服的一个人没有，舆论的力量太恐怖了。即使局领

导发布电视电话后，这一局面仍未得到改观。”

该局另一位负责人说，一家纸质媒体找他采访时，他们已经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当时他没在家，否则无论如何他也不会同意，那个时候见报。“太危险了，多亏两天后破了案，增加民警的压力不说，会给普通民众带来更大的恐慌。”

“红衣女”恐祸起网络

馆陶县委宣传部一名工作人员自称较早地关注了“专伤红衣女青年系列案”。

最早的帖子是3月20日左右发出来的，只是简

单说有女青年在馆陶县北环路金凤市场南门处，被一骑摩托车的男子用利器刺伤后背。“变态狂、红衣女、专挑红衣女”等词汇，多是后来的跟帖者通过猜测、起哄发上的，但这些最初的帖子早已从馆陶吧消失。

“红色是一个很敏感的词，一提到这个颜色，大家很自然会联想到少女，两个词汇组合在一起，最能激发人的想象——专刺红衣少女、变态。”专案组一位民警分析称，就是这些词汇，不停地在网上，两县坊间翻滚，吸引民众眼球，才让这样一个性质远没有这么恶劣的伤人案，变成一个轰动全国的事件。

“刺客”张运魁其人

本报记者 刘彦朋

7日凌晨0时左右，馆陶县馆陶镇安静村被一阵近似疯狂的狗叫声吵醒。约10多分钟后，10多位民警带走了该村村民——23岁的张运魁。

这是他第二次进看守所，上一次是因为涉嫌聚众斗殴，被刑事拘留，后取保候审。这一次被带走，村里人谁也想不到他极有可能就是网上盛传专门捅伤红衣女的“刺客”。但回忆起张运魁近期来的言行举止，似乎又能想起来什么。

同乡眼里的老实孩子

7日下午，安静村绝大多数村民还不知道张运魁涉嫌刺杀女青年一案被抓的消息，更不知道记者们要找的张运魁是谁，只是听说他被带走问话后，又被放了回来。

“这是个老实孩子，没听说他干过过火的事。”这是安静村人对张运魁的普遍评价。张家附近一家小卖铺老板说，6日上午，张运魁还从她那里赊了一包5块钱的香烟。“他家条件很宽裕，以前没赊过，当时是因为随身没带钱。”

“张运魁姊妹三个，就

这么一个儿子，从小不爱学习，小学毕业就跟着我干点建筑零活，也去莱阳、青岛、石家庄等地打过工，但每次去都干不长，赚的钱还没有花的多。”张父说。

长期跟他一起干活的工友张涛(化名)说，“明明是他往前推楼板，他却向另外一个方向拽，要是走了神儿，楼板快砸到头上了，他也不动弹。”

每遇到记者采访，张运魁的父母都坚称这事跟儿子没关系。在张运魁的父母看来，儿子人生中最大的一次变故是2009年1月底那次被抓。张运魁因参与打群架被抓后，在看守所过的春

节，出来后变得沉默寡言，经常发呆、干活时还走神儿。

据称曾在青岛交女友

据熟悉张运魁的人说，2009年11月的一天傍晚，到了吃饭时间张运魁还没回家，父亲责问他怎么该吃饭了还不回家。张运魁没说话，皱了皱眉头，突然窜进厨房，拿起菜刀猛砍自己的头顶，现在还留着伤疤。

据馆陶警方通报，2009年，张运魁在青岛打工期间认识了一漂亮女青年谈朋友，后来分手。去年与现在的妻子结婚，但婚后一直思念前女友。在妻子分娩期间，张运魁产生了报复心理并实施犯罪行为。

既然是在2009年就已经分手，为什么非要选择在两年后，正值妻子分娩时报复呢？警方也未作出回应。

与张运魁同村且关系要好的一名男青年说，张运魁妻子怀孕后期，家里装上了宽带。“过年期间不太忙，他经常在家上网，在上面接触到一些暴力游戏或文字内容，可能是这些刺激了

他，成为他作案的最直接动机。”

而张运魁2009年曾因涉嫌聚众斗殴被馆陶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后取保候审。张运魁的父母说，当时民警告诉取保候审期间不允许儿子外出，“他哪有机会跑到青岛谈对象呢？”至于在此期间，张运魁到底是否去过青岛，张父说他也记不清了。

被抓前还在打麻将

张涛回忆说，被抓前两天，馆陶警方曾经带走张运魁询问，并到四家医院让受害者辨认，但当天就被放了。

“如果真是他干的，明知警方已经盯上他了，他还敢在家呆着？他平时在家也跟我们说外边有人被捅伤的事，被抓的前2个小时还在跟朋友打麻将。”张涛说。

据民警分析，在近一个月里，张运魁逐渐有了一定的反侦察能力。3月15日、16日作案三次后，他并没有再次作案，而是每天通过网络了解外边的动静。一直过了10多天，

他发现没啥事，又出来一口气疯狂作案四起。

民警说，4月4日，第一次传唤四名受害人，因受到惊吓，不能认定嫌疑人，张运魁侥幸认为警方的视线就会转移去查别人，如果他回去后立即逃跑，反而会引起警方的再次注意。事实恰恰相反，张运魁回家后，民警采取外松内紧的方式，继续监控，最终多项证据表明张运魁有重大作案嫌疑。

他哭着向受害者道歉

8日中午，馆陶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播放了一段抓捕张运魁时的视频。视频显示，7日凌晨0时许，五六名民警冲进张运魁的卧室，被抓时他显得很平静，并无过激行为，也没给家人说话。

“一米七二的个头，留着板寸，表情漠然，看上去很普通，的确像个沉

默寡言、性格内向老实孩子。”办案民警说。

馆陶县公安局分管刑侦的副局长徐省军说，张运魁的认罪态度很好，被抓当天即交代了全部的犯罪事实，作案地点也与7名受害者的受害地点吻合，按时间过程讲述得很清晰，还交代了因思念前女友引发的犯罪动机。

在审讯及一家中央级电视媒体采访时，他多次泣不成声，并一再表示通过警方和媒体向受害者道歉，称对不起她们，是自己伤害了她们。但几乎没提到自己的父母、妻子和刚过满月的孩子。

“在审讯他的过程中，我觉得他偏执、偏激，有很强的报复心理，而不是先前传言说的变态。”办案民警说，张运魁作案时速度很快，捅完就跑，这说明他也害怕，不是不计后果的变态狂。



9日，张运魁家的大门紧闭。 本报记者 刘彦朋 摄